

# 林寺山下养蜂人



姜海波

当越来越多的职业正渐渐或已经完全脱离了与自然、季节、物候最直接的关联后，养蜂人仍带着那种田园牧歌式的诗意和世界最初的朴实停滞在现代进程之外，坚守着与自然、与生灵最古老的关系。走近养蜂人，就会感受从大山深处一路走来的他们，身上充盈着的浪漫、朴实和宁静

的神秘气息。

七月的林寺山，又到了荆条花开的季节。那漫山遍野的荆条花，一串串、一簇簇、一丛丛，紫色的花朵、嫩嫩的花瓣、淡淡的花香，为山谷增添了一份素雅和美丽。这时候，威海的养蜂人张启发、张启晓兄弟俩，已经在海阳郭城的林寺山下，安营扎寨两个月了。他们从槐花飘香的五月就来到这里，养蜂

是他们赖以谋生的职业。走进静静的山谷，斑驳的树荫下，安放几十只蜂箱，细碎的阳光从茂密的树叶间透下来，光影一朵一朵摇曳在蜂箱上。充满着温馨、生机和惬意，成千上万只可爱的蜜蜂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造访，它们飞进飞出，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它们甜蜜的生活，它们鼓动着小小的金色翼翅漫天飞舞，嘤嘤歌唱。那片幽静的山谷，弥漫着一种股清香的蜜味。

在与老张兄弟的攀谈中得知，他们的养蜂技术是子承父业，从他们的父辈开始，年年追逐花期，来林寺山下放蜂，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一年四季兄弟俩大都是在野外放蜂中度过。由于远离村庄，生活清苦。吃的常常是一把青菜、几片鱼干、几个干硬的馒头。过去，在山上住在帐篷里，没有电灯电话，中午的时候，帐篷里如同蒸笼一样闷热难熬。平时除了兄弟两家四口之外，很少能见

到外人，天天守望着那一只只无声无息的蜂箱，寂寞而清苦。

前年，他们在山下盖起了三间小屋，拉上了电灯，也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他们最高兴的是，可以把孙女带来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谈到养蜜蜂，老张的语气变得欢快了，兴致勃勃地和我攀谈起来，“蜜蜂娇贵，得用心撮弄，每天我要查箱、采蜜、卖蜜、蜂房消毒，整天不得清闲。这小蜜蜂更勤快，每天早早地几十万只工蜂就出去采蜜，忙了一天后就开始酿蜜。这个季节的荆条蜜纯正味甜，营养价值很高。”说话间，老张的脸上一直闪烁着满足而自然的微笑，辛苦的养蜂生活给他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乐观、坚毅与自信。

养蜂人的清苦，就这样被忙碌的岁月摇曳、沉淀，酿出甘甜的蜜。养蜂人的快乐，就这样被装在蜂箱，沾在七月的翅膀上。

## 爷爷的零食

赵传勇

爷爷育有四子二女，生活的重担使爷爷走路老佝偻着腰，稀疏的灰白头发，一笑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印象最深的还是爷爷口中的那两副假牙。每天黄昏时，爷爷总要摘下来，放在清水碗里泡洗一番，看着爷爷抿着嘴，好似掉光牙齿的老太太，我忍不住笑出声。爷爷并不在意，只是告诫我以后少吃点糖，否则就会像他一样。后来从父亲那里得知：爷爷那时饥一顿饱一顿的苦日子导致爷爷的牙齿过早地集体“下岗”了。另外爷爷走路时不但弓着腰，而且还背着手，我觉得好玩，就忍不住偷偷学了几次。有一次被父亲发现了，抬手就要教训我，幸亏被爷爷及时叫住，爷爷只是摸着我的头，笑咪咪地看着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学爷爷走过路。每当想起这些时，我心里总会为自己的年少无知而惭愧自责，但更多的还是温馨。

爷爷文化不高，用他的话说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但却深知文化的重要性，在晚辈面前常常感叹自己那个年代无法好好读书。最大的遗憾是：自己的子女也大都贻误了学习的最佳时机；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四叔大学毕业后，国家包分配成了一名吃“皇粮”的，也算给家里增添了一些书香气息，这也是爷爷最骄傲的地方。还常常给我们讲过去的苦日子，爷爷感慨：既然赶上了好时候，就更应该珍惜这大好时机，否则一辈子像他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

小时候，我们经常光顾爷爷家，最大的原因是爷爷家里从不缺乏好吃的，我去得最勤，因为爷爷就在我家隔壁。每次我都大饱口福，临走爷爷还往我兜里塞满了零食，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家里每添一名大学生，最高兴的当属爷爷。记得我考上大学时，爷爷笑得嘴都合不拢，拉着我的手只是一个劲说“好”。离开家那天，爷爷往我行李包里塞满了零食，还说了一句至今我记忆犹新的话：“庄稼人不勤奋，地就荒了；学习不勤奋，学业就荒废了。”

从那以后我回家的次数也就屈指可数了，但我每次回去都会先去问候爷爷，爷爷一如既往地拿出吃的给我，我则学会了婉拒。但为了哄爷爷高兴，我顺手接过一些，不经意一看，已经过保质期了，可想而知爷爷为我保存了多长时间。我几乎当场流下泪来，再看看爷爷迟缓的动作，一笑起来皱纹更多了，岁月虽然在爷爷脸上刻下了沧桑，不变的则是一位老人对晚辈的关怀备至。我知道在爷爷眼里，我永远是个偷学他走路的调皮鬼，而在我心中，爷爷永远是把零食塞进我兜里的那位和蔼老人。

大三那年冬天，我正在宿舍看书，四叔打来电话：爷爷走了，是笑着走的，让我不必难过。我久久没有说话，等到醒悟之时，书本已经浸湿了。

# 生死瞬间的抉择

赵术经

那一幕已经过去有些年头了，至今想来犹惊心动魄。如果当时稍一迟疑，不但那个民兵不能幸免于难，我怕是也烧过33年了。

1981年，我在黄县人武部任供管科长。初冬，县人武部根据上级民兵军事训练计划，要对民兵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记得刚当兵时老班长就警告我“手榴弹可不是吃素的”，更讲述了十年前的亲身经历。那是在文登人武部与驻军医院共同举行的一次投弹中，弹片不幸击中一个好奇围观的女护士头部。军区各系统对此项训练都高度重视，黄县人武部也成立了督导组，分赴各公社人武部监督指导训练工作。

我当年参加了文基公社的投弹活动，投弹场设在大张家河南的一片丘陵上。准备开始前，在谁第一波上阵的问题上，与时任公社武装部部长的刁培友发生了争执，最终“以上压下”，我取得了上阵优先权。投弹掩体选在沟边上，前方是山沟，后边是斜坡，只要把手榴弹扔出1米开外，即可平安无事。后方指挥部与投弹阵地相距百米左右，可以观察到现场的一举一动。我因为知道手榴弹的厉害，所以安全的弦绷得紧紧的。对每一个进

入掩体的民兵，特别是那些第一次“吃螃蟹”的，我都与他们先拉拉家常，以缓解紧张心理。然后再交待投弹要领，并站在投手的左后方，眼瞅着手榴弹出手后，马上督促他卧倒，直到听到爆炸声，这次投弹就算圆满完成了。就这样，前六个都顺利地通过了。

第七个民兵上来后，一看是个老民兵，早吃过“螃蟹”了，但那根弦仍不敢有丝毫松动。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拧开手榴弹盖，取出弹弦挂在小拇指上，向后转体引弹，接着手榴弹应该从他右上方飞出。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不知为何，手榴弹竟从民兵手中滑脱，落在他右脚后我右脚前的中间地带，尾部“哧哧”地冒着黑烟。就在这一刹那，用说书的话是“说时迟，那时快”，我毫不犹豫地抓起那冒着烟的黑家伙奋力扔了出去。

这当口，那个民兵大概意识到了大祸临头，转身就往后面跑，可你跑得再快，也赛不过刁培友的速度呀！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扯着后衣领把他一把拽了回来，死死按倒在掩体里。我们把头埋在地上，时间好像凝固了，四周鸦雀无声，连手榴弹落地的声音都听不到，随着一声巨响，在它应该爆炸的地方粉身碎骨了。这声巨响，宣告这场生死决斗画上了句号；这声巨响，报告了



我们平安无恙的消息；这声巨响，让守候在指挥掩体内的干部和民兵呼啦一下拥了上来。刚才的一幕他们看得清清楚楚，都在为我俩的生命捏着一把汗，当看到我俩没流一滴血，没破一点皮的时候，大家才长出了一口气，脸上绽出激动的笑容。

劫后余生，我感慨良多。

当时却啥也没想，也容不得你想什么，更没想立功受奖的事儿，要知道手榴弹拉火的时间，别无选择啊！训练结束后，上级为我颁发了三等功证书和奖章。我只是履行了自己的正常职责，组织上却给了莫大的荣誉，这是我一生中不能抹去的记忆。

# 炊烟的味道

吕立华

逼仄的办公室里，14个能说会道的语文老师把别人的脑袋弄大的同时也弄大了自己的脑袋。华灯初上，结束了又一天浑浑噩噩的无聊忙碌，终于可以清静静静地走我“一个人”随心所欲的路，享受这暂且悠然的傍晚时光。

总是不自觉地拐进这个城中村。高楼林立中的十几处土石垒就的民居，安静地待在黑夜的土路两旁，没有路灯，没有人声喧哗，亦没有音响轰炸。人过处，只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却又很快湮没于慵懒的寂静中。只在这时，淡淡的炊烟气息便弥漫开来，深吸一口，竟有思亲念

家的味道。

想起童年的无忧，炊烟袅袅中，暮色渐起，最喜借机藏猫猫，大黑树背后，紧贴上去，如树般一动不动，倒能蒙过眼花的老奶奶。一次淘气，藏猫猫时从暗处扔石头玩，不小心打破了邻家小妹的头，一时害怕藏到一处菜窖里，急得家里人发动左邻右舍提灯寻来，邻家小妹高喊：“姐啊，俺的头没事！你出来吧，明儿咱还一块耍哩！”我妈提一风灯，黑夜里哭喊着：“华儿，回家吃饭了。妈做了大饽饽，等你呢！”躲在潮冷的菜窖里，我真的闻到了饽饽的麦香，夹杂在麦秸烧尽的草香中，丝丝缕缕地牵引着我走了出来。

我视饽饽如命。世人皆称

饺子鲜美、面条爽滑、米饭糯软，在我胃里却成了疼痛的根源，不折不扣地被我拒之千里之外。老妈知女，常在周末蒸一锅又大又圆又香的饽饽，等我回家。有段时间，忙着加班，又忙应酬又忙旅游，竟有一个多月没回老家，想起回家也是我感叹好久没吃大锅蒸的香饽饽了。周六中午驱车赶回，未近家门，老远便闻到那熟悉而亲切的炊烟味儿，那些莫名的焦虑烦闷苦恼一股脑儿被消融在这依依墟里烟的氲氳中，心随之沉静而踏实，卸了枷锁般身轻如燕，顽童般踢着小石子让它陪我到家门，一路喊着“大爷！二叔！三嫂……”一路在淳朴的乡音应答中感动着、兴奋着、欢笑着。踏进家

门，老妈正揭开锅，两手倒着向外拿热气腾腾的大饽饽，“就知道你会回来的。”老妈的声音有些颤，不知是高兴还是激动。爸低声补了句：“到今天已经是一个月零三天没回来了。”我竟泪眼朦胧在那一屋麦香的蒸腾中。

回城的路上，已是夕阳西斜，彩霞满天。不忍回头看那袅袅炊烟，只去看那远处的土山上放羊的老人，锄地的老农，挖野菜的老嫂，推小车的叔叔陆续走在回家的山路上。车里响起钟爱的歌谣：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里只有你。

## 征稿启事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投稿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xingzouyantai@126.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